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為太史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為
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為太史公書序略 有良史之才 文直事核謂之
實録
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後漢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乎鄉里鄉人有爭輒令祝
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初以父位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令給以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遷同知諫院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除龍圖閣

為政剏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先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為法如是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期貧者歸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後卒如光言神宗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者亦不
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
何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
公之法也光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
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
於市卒以亡天下安足為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
貸民使為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此於今日
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

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未嘗受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

疾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先不敢當日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數月復病薨於位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爲冠婚喪

前漢夏侯嬰沛人也號滕公封汝陰侯常為太僕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明於陰陽
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　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為學精熟徵為博士光禄大夫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無威儀　又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太子太傅　常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取青紫如俯拾
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又從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博士至少傅

魏志夏侯惇字元讓累遷大將軍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

夏侯淵字妙才累遷拜征西將軍　從曹操數戰勝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拔蔚春華時標

史輕刑薄賦務農省役人戶充復凡歷六郡三州祿
賜所得隨散親故有妓妾數十人並無被服安容每
有客常隔簾以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弟夔字
季龍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
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愛
好人士不以貴仕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座
北史夏侯道遷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
唐夏侯端壽州人高祖與相友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玉

淋搖帝坐不安晉得嵗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

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為河南招慰使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唐宇文士及字仁人述之子京兆人太宗即位擢右衛
將軍延入閤語或至夜分

宇文融京兆人明辨長吏治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
本

歐陽 千百二十六

姒纂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

前漢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子世傳至
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亦為博士論石渠由是尚

惠著於百越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博貫經史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求之

歐陽通詢之子蚤孫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

二府增諫官皆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修起居
注修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仁宗再出
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
使具疏於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
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
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常為仁宗分別邪正
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
必試仁宗知修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

佐及修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仁宗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
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
居頴一年而卒謚文忠修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
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
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
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
復石介梅堯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
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修得其書獻諸朝當時文士

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唯恐人不知也嘉祐間朝廷進
人之路稍狭修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
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兾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
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曽公亮趙槩及修各
舉五人一時得士為多修嘗稱故相王曽之言曰恩欲
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
古人之所歎也唯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
庶幾乎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

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辯

棐字叔弼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修嘗書以教棐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修在位及告老棐不肯言仕修卒始仕章惇入相棐以秘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秘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

鐫直秘閣罷居潁州卒　修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
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學世其家

令狐　千百二十七

姓纂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有畢萬仕晉孫魏犨武
子生顆别封令狐因氏焉

北史令狐整字延保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紹安咸為
良二千石父蚪早以名德著仕郢州刺史　整沉深
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　魏東陽王元榮

辟為主簿嘗曰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後除豐州刺史

子熙字長熙熙性嚴重有雅量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二禮仕隋拜滄州刺史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為汴州刺史考績為天下之最賜三百疋

唐令狐德棻宜州人武德初遷祕書丞　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求天下遺書置吏補

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鄭儋領太原高其行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閱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死軍將亂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　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　裴度出太原皇甫鎛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遷宣武節度使　楚外嚴重不可

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　疾甚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

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舉進士向敏中言於宣宗以為宰相器即召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帝曰三復乃己綯再拜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同平章事輔政十年
令狐滈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獨孤千百二十八
姓纂其先本姓劉氏當後漢北蕃有右賢王劉去卑之先尚漢公主因從母姓劉氏後魏在北有四十六部有伏留屯為部落大人居於雲中

北史獨孤永業字世基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獨孤信美容儀善騎射軍中號爲獨孤郎　仕魏除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嘗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子羅字羅仁拜武衛大將軍

獨孤楷字修則在隋拜益州摠管甚有政績蜀中父老至今稱之　弟盛剛烈有膽畧遷右屯衛將軍

史記漆雕徙父漆雕開漆雕哆並孔子弟子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五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髠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即罷瑜以侁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掊斂虐下侁繼之務行寛大司馬光嘗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其先齊諸田之後　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禁民屠牛祭神　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饑適開倉賑給吏懼

尉遲千百四十

姓纂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為尉遲氏

北史尉遲迥字薄居後為都督益潼等州明賞罰布恩威人吏懷而歸之比及徵入朝蜀人立碑頌德 弟綱字婆羅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幃幄出入卧内 子運少彊濟志在立功周宣帝在東宫武帝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以運為右宫正

為晉司空亦因氏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末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名為殿中侍御史盧擕屬於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表為僚佐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仙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以見志自目為耐辱居士

公西 千百四三

史記魯郡公西赤字子華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並

孔子弟子

公治千百四四

史記公治長字子長齊人孔子弟子

公儀千百四五

史記循吏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　不受客之

遺魚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

自畏慎每上表疏　讀數十乃遣

皇甫鎛涇州人改戶部侍郎憲宗伐蔡急於用度鎛裒

會嚴亟以辦濟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修

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

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

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

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　晉饑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救災卹鄰道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謂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西門千百五二

姓纂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常歲為河伯娶得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數十里乃沒人多

毋將千百五五

見姓死

前漢毋將隆字君房為諫大夫成帝末奏封事請徵定陶王竟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主父千百五六

姓纂趙武靈王號主父支孫因以為氏

史記主父偃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天子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晩乃拜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為謁者一歲中四遷　或説偃太横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盧千百五七

姓纂呂氏春秋禽滑釐門人索盧參

後漢獨行索盧放字君陽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初署郡掾太守有事當斬放願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光武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　徙諫議大

晉成公簡字宗舒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官至散騎常侍

文苑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 時有孝烏每集其廬作賦美之 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 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絶倫 徵為博士

胡

胡毋千百六十

姓纂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因曰胡毋氏

後漢士孫瑞王允誅董卓士孫瑞歸功不侯司馬温公稱之

王孫 千百六七

姓纂周有王孫滿頃王孫也衛有王孫賈

王孫滿周大夫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長孫 千百六八

姓纂後魏獻帝拓拔與隣七分國人兄弟各統領之

慧過人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
顧憂

唐長孫無忌字輔機從秦王征討有功　太子建成毒
王王病舉府危駭王遣無忌陰名房杜定計討難平
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　頡利可
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計猶豫無忌曰今我戢
兵待夷狄至乃可擊卒取突厥太宗曰豈不以兼文
武兩器朕故相之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帝

長孫順德無忌子素為高祖親厚太宗時為左驍衛大
將軍
長孫敞字休明無忌從父
長孫操字元節無忌從父弟有學術高祖辟署相國府
金曹參軍後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
哥舒 千百六九
姓纂突騎施本號西突厥首領有哥舒部因氏焉
唐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世居安西家富於財任

俠重然諾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　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王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極言忠嗣之枉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寶八載詔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進封西平郡王　禄山之入洛陽上以翰守潼關會有告

崔乾祐在陜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陜洛翰奏曰禄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阨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上不從遣

殆將滅性　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轉荆州總管文帝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

慮也

万俟　千百七一

姓纂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為十姓官氏志稱万俟氏

中間失譜

北史万俟普字普撥其先匈奴之別也雄果有武力歸

魏遷第二鎮人酋長　歸齊神武位太尉　子洛字

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左僕射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

賀拔 千百七二

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謂其總有其地土人相賀因以為氏焉

拓跋 千百七三

後魏書云黄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后受為拔故號拓后拔氏後從省為拓拔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

沮渠千百七四

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宋 章定 撰

慕容 千百七五

姓纂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於昌黎棘成至涉歸為鮮卑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經三光之容或云以冠步摇音訛為慕容氏

晉載記慕容廆世居北夷號曰東胡曽祖莫護跋好冠

步摇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　元帝拜廆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遼東郡公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後為太宰

慕容垂傾囊底智足以破之

北史慕容白曜少敦直給事宫中稍遷北部尚書　後為征南大將軍一旬拔四城威震齊土

慕容紹宗深為高祖所知高祖以之平侯景景甚畏伏之

宋朝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隷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候與宋延偓大破其軍淮南平徙鎮鎮寧為殿前副都點檢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

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方以安太祖深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

賀若千百七十六

姓纂代居玄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為氏孝文時代人咸改單姓唯賀若氏不改北史賀若敦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入魏為都官尚書　侯瑱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

渡江深入軍於湘州會秋水汎溢敦糧援斷絶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信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每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别

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投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日久乃歛兵百里之外聽敦歸北　子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博涉書記有重名　隋文帝時以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　嘗遺遼源雄詩文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乃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　後尅定三吴拜大將軍　後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　敦弟誼剛果有幹略隋以
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甚為北夷所
憚

賀婁　千百七七
姓纂代人本居漢北以國為氏孝文改為婁氏
北史賀婁子幹字萬壽少以驍武知名在隋策授上大
將軍　文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甚為虜所

憚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兄詮亦有才
器位銀青光禄大夫
斛斯　千百七八
斛斯
姓纂其先居廣牧代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北史斛斯椿字法壽其先世為莫弗大人入關孝武拜
尚書令　子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魏孝武
時雅樂廢缺徵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樂始備焉周武
帝以徵經有師法詔授皇諸子呼為夫子儒者榮之

姓纂本姓慕容燕主廆弟西平王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道武因賜姓豆盧氏

北史豆盧寧字永安少驍果有志氣美姿容善騎射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　子勣字定東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　高武隴由來之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又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　子毓字道生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

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盡有凉州之地

唐禿髮傉檀韋宗歎之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來復自有人也

黑齒 千百八四

姓纂百濟西部人也

北史乞伏慧字令和鮮卑人少慷慨有大節在隋遷涼
州總管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
乞伏保高車部人見孝行傳
俟莫陳千百八六
姓纂其先後魏別郡居庫斛真水周書云武川人代
為渠帥隨魏南遷號俟莫陳
北史俟莫陳悅代人也好田獵便騎射　普泰中除秦
州刺史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六十

宋　章定　撰

拾遺千百九十

齊使田文聘楚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許實劒於公孫戌諫孟嘗君毋受公孫戌趨出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

外者疾入諫司馬温公稱之

漢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内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且以不訾之

身怒萬乗之主及其饗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温公曰古之君子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懐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

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
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
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若乃
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
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
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
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
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

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次俱畫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

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
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
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
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
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
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
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

顏真卿東坡先生曰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寮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獘不

可不爲鑑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别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别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顔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惠州圖經曰君子素行乎患難能困其身而不能殞其名方東坡先生自英之惠自應之儋小人挫之惟恐不深而先生氣不少屈筆力益放無一毫不滿之意介於胸次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先生一人而已　定頃度大庾嶺讀先生之詩有曰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令黄岡之雪堂惠州之白鶴故居昌化之草堂皆以先生為重過者雖野夫蠻蜑莫不起敬彼小人者

姓名今復安在哉誌此世當有知者

周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崔安潛治蜀不詰盜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捜捕則徒為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

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於是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爲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

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

相稱譽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恐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

國而予人者由於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
黨而去之也
留從效仕閩為泉州指揮使連重遇殺王延羲立朱文
進以黄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黨謀復王氏募
敢死士陳洪進等夜踰城入刼庫兵擒紹頗斬之請
王繼勲為刺史南唐攻陷建州從效執繼勲送於金
陵李璟建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漳泉等州觀
察使從效性勤儉知人疾苦好賔客談論古今常衣

與語以卿相器期之言於朝孝宗錫對契合留中不
三歲超遷至禮部尚書歷會稽章貢豫章全蜀四郡
召還入西府以玉冊拜進少保封衛國公子恭丙端
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宋朝余靖任諫官日上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收
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
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
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

未暇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是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覯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

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毋乃取笑四方乎每
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
及一隅有警則倉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然去年冬
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
戴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合蠻徼纔動未見瑜等何
如處置有甚利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
若不知則不如易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
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

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廣陵君云李資深墓碑呂惠卿撰蔡卞書章子厚篆蓋

韓持國宋元憲薦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為四友元祐初為政府後坐棄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元龍元吉即其後也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

送許志雍

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武公作歌詩以美之

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

送李愿歸盤谷

東坡云文忠公言唐無文章唯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送牛堪登第

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

送董邵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懐抱利器鬱鬱適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贈崔復州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贈張童子

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送楊儀之

送楊巨源

予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

送權秀才

宫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

送李正字

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

石洪已附本傳

溫造

韓昌黎送之序云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玆不能引去資二生

之歎懐竒見而不得施設也

送鄭涵

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薫而炙之矣其髙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巳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韋處厚詩序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